

## 城的日與夜

那時有人說這城像一只桃，你以為這桃是某種隱喻，後來旁人才笑說那桃指的只是形狀。

在城裡住下之後，你發現那桃真是某種複雜氣味的美麗隱喻，你確定。

那年你南下嘉義幫出差海外的友人新屋裝潢監工。當時正適你換工作的空檔，日子像黑膠唱片空轉著，等待翻面。一個半月的停留，是人生的小段逆向而行，儘管短暫，卻是貴重的一段時光。

因為並非無償，責任也重，你監工絲毫不敢大意。工頭依照合約趕工，清早開工直到日落方歇，工地吵雜的背景，讓每句話每下笑聲都顯得特別薄脆無痕。凝滯的空氣讓人渾身燥熱發癢，靈魂與嗅覺總是失衡，更加深你的疲憊。

但工班的人都極好。

白日監工，工班固定會訂飯盒，幾家雞肉飯輪著吃。你陪吃了幾星期，覺得連呼吸都泛出油蔥味，讓人分秒都是飽的。這些飯全然鬆懈了你對這城的警覺，在滷汁濃油中認識店主的風格，十個飯盒之內，你已能分辨出各家雞肉飯細微的不同。

吃飯盒時，你常在飯菜上揣測老闆如何在雞油與肉絲上斟酌，有時下工後，你還會去本店再吃一次。或許是初到陌生的城，你要一個個確認完後，才能感覺素常的安定。店裡光潔的白鐵桌椅，老闆跑堂的談吐氣息，凝結混合成真正的在地氣味。你只要往店裡一坐，馬上滲進真實的生活底層，瞬間身心就覺泰然。老闆的氣質與飯的味道總是一致，好像也無須相認，但店裡真人的聲氣，將飯盒裡的飯菜慢慢著上顏色，讓熟悉的味道更立體，連細微的隱味都絲絲分明起來。這些雞肉飯是辨識這座城最直接的味道。

工頭好心借你一輛腳踏車。

城裡看似平淡，但因為有了交通工具，日常的經緯線一拉開，或白日或夜晚，軌跡所到之處，沿途自有枝幹鮮明的風景為你浮現。

初時，你總在固定的時間遇固定的人，若人物在日夜中顛倒出現，那濃厚的陌生感就會讓你心生忐忑。但時日一久，在生熟擺盪之間，你對這城的日夜，漸漸有了自己的理解。

白日匆忙，正在裝修的隔離空間裡，充滿刺鼻難受的氣味，木屑粉塵永日瀰漫，一天下來，你的眼睛會感到痠澀不適，喉嚨發癢發痛，彷彿身在異星球。但一踏出新屋，你發現，雖是小城，你所在之地沒有太多窄巷和梯間，路脈磊落，這是個輪廓工整的城。

鎮日在煙塵中度過，下工後，不管多晚，你必得先在城裡各處遊逛，沾些人味。經過白日的工程轟炸，入夜後站在熱鬧的街頭，恍如隔夢，每每清楚感覺有兩種生活在你心中交纏。但只需一段晃悠，你糾結的嗅覺就能得到解放，變得輕靈。城裡樹不多，離開公園一帶，樹香幽微不可聞。但在夜裡，萬物沉澱，即使只走在公園邊緣，你亦可嗅到輕淺的植物醒腦氣味，若有似無的清暢。白日裡枯燥無味、單調孤寂的監工時光，把夜晚獨處的味道釀得特別甜美，懂得與這城舒服相處之後，才開啟你在此地真正的生活。

你的中古腳踏車常出毛病，後來你多半依賴雙腳，當速度降至行走，時間遂算至分秒，一切慢下來，眼前的日常便泛出不同的光暈。

白日在城裡行走，有時會經過凌亂的路段，幾個只剩燈管、鐵架的空招牌，或有不知內容的雜物擋路，過新生路與林森東路口一帶，電線交錯纏住天空，這些角落一如島上其他小城。但只要在街頭走動一陣子，你便會感受到這城特有的氣息—比如那些擦身而過的車輛對待行人的強悍，新鮮熱辣，彷彿是粗獷直率的大漢。機車每每這樣貼近人身，速度絲毫不減，在驚呼中，奔放嫺熟的滑過你的身邊，攪亂呼吸的頻率，留你在餘悸

中喘息。或只見過幾次面，同住長巷裡的阿伯旁若無人的、讓你害羞的洪量招呼聲。或小攤上作業繁雜流暢的主人不多餘的招呼，疾急不亂的點餐收錢。這些人像炎夏的驟雨，挾著驚雷隆隆，急來速去，筆畫點壓，迅疾即收，不留尾音。

諸如種種，你覺這城沒有不坦率的人。

但不同時間看同樣的人，在他們不說不躁時，這些城裡人身上又都泛著和緩明亮的寧靜。擺攤的人遇短暫的空檔，安然隨意的掇拾著細碎，夥計們表情淡然並不冷漠，整個店看似隨意，其實正異常耐心的等待著隨時會上門的客人。街巷當中的氣味、生活話語、人與人的連結和彼此淡雅的情感，與初見時感覺的粗獷亦完全不同，讓你覺得詫異—這些人在不騎車不喊你的時候，彷彿變成另一個人。

深夜裡的城亦是如此，有時出乎你的想像，你曾有一次難忘的記憶。

你在城裡短暫的住宿處與一間旅社緊貼在一起，某晚，住客的嬰兒夜啼，漫長的哭聲考驗眾人耐性，有時已降至嗚咽狀態，分明無以為繼，但嬰兒稍微回氣，又繼續啟動下一波，直刺耳膜的尖銳不斷延續，似乎永無不停歇。

那是比平日更深的夜，你雖已躺下，但再睡不著，遂起身出門。那天腳踏車狀況好，出了巷，街上約只剩文化路仍有一段燈火通明。圓環邊上的店家掛著高聳的競選看板，大大的幾個字「民主聖地，嘉義市加油」，彷彿正對著全市的人鼓勵著甚麼，或者是那參選人正為自己鼓勵，不分日夜。

路過城隍廟後面的東市場，白日的氣味仍蔓延不去，空氣裡有清潔過的腥味與食物的油香味，鋪子上高掛的招牌，透露白日的線索讓你想像。夜裡的市場雖殘留白日氣味的餘韻，但卻是截然不同的氛圍。你突然想到工班買的春捲，東市場的春捲比你還早下班，你一次也沒真見過那攤子，那從春天來的一捲彷彿透明的北回歸線，薄餅裡每層的味道你都能精確嚐到，但無緣一見那個為你捲餅的人，他是來自綠野仙蹤的人物。遠遠看到

射日塔，在夜裡直聳矗立的黑影，此時看來，彷彿是失了吐納的神木，孤獨的俯瞰這城。繞過北門車站，通往一座蓊鬱森林的起點，阿里山明明這麼近，但你在城裡居住期間從未真正上過山，阿里山對你而言，可能是最近的遠方。騎著騎著，在暗黑中，你竟不覺比平日多繞了幾圈。夜晚漫長，既陌生又熟悉的城，你心裡沒有真的想抵達的地方，比起白日的逼仄車流，深夜的城更讓你感覺異常輕鬆。

即使是平日的夜，在燈火通明的城，你也遇過彷彿無中生有的事。

某次有朋友南下來參觀房子，住在車站前的旅館。安頓好已然夜深，你帶著他在街頭惶惶不知所之，那時的街頭對你而言，尚是半生熟。最後你們隨便進了家門面精緻的小店。

推開門，裡面已經坐了兩三個客人，狀似老闆娘的年輕女生正陪著聊天，你們彷彿闖入私人小聚會，驚嚇到眾人。燈光昏黃的店鋪，完全地被一張桌子占滿，那兩三個客人連同老闆娘，就坐在離門最遠的那端低聲細語著。橢圓深色木桌不小，作工細緻不似一般餐桌。店裡凌亂，堆滿零碎物品，花器水瓶，檯燈吊燈，大小不一的五斗櫃，奇特的雕花腳椅。

「啊！對不起，走錯了。」你帶著朋友轉身，兩人在門口擠成一團。

「吃飯喝咖啡嗎？請坐。」老闆娘客氣留人。

飯菜咖啡的味道一般，但那日店裡氣氛非比尋常的詭異甜美。因為難忘，過了幾天，你再尋去那家店，發現店門深鎖，問鄰居才知已經歇業，你和朋友無意闖入的那夜，應就是歇業的前一天。事後想來，像是一場幻覺似的夜。

雖不曾進過東市場，但因早起，你倒是喝過南門圓環的杏仁茶，因為它的攤就在路邊。眾人安靜圍繞，低低的椅子，炭火上的一壺沉香就在路邊燒開，是城裡清晨的香氣。

城裡日與夜的風景，你交叉品嚐，縱橫的街道若無其事，悠悠然地吸收了你的足跡，你也逐漸嚐出其他的味道。

因為是單獨一人，你可以任性的用任何速度前進，也無必須抵達的地

方。因為行走，沿途或前方日日或有細微的變動，但因為腳力的邊界清楚，散步的路徑不會太長或太短，即便左右方向不時切換，但大抵是兩點之間，在你感覺都是筆直來往，沿途風景沒有暈染，人物或許密碼層疊，但僅你單向接收，毋須贅餘的對話。沒有外邊，你永遠只在城內，因為有限，你感安心。

單純的日與夜，讓你覺得自在。

即便只是在屋裡待著，對面人家拿著手機邊說邊曬衣服的模樣，生活味滿溢。與巷裡阿伯閒聊，討論在地食物的甜鹹，吃工頭叫的飯盒點心順便問起本店，然後他在木屑地上用粉筆優雅為你指點位置，隨意勾勒的線條有簡潔的美感，細緻彷彿工筆。日子彷彿是有機的延展，讓生活像飽漲的氣球一點一點有了厚度。無事悠閒，你現在也撿拾檜木村裡的落葉，與工班一起抱怨公園步道工程揚起的飛沙。你慢慢走進城裡生活的溫度裡面。

裝潢後期，工班特別請人來院子造園。不管是一片落葉，或是一顆砂礫，每個細節角度都用心呵護。明明經過如此細心布局，最後卻能完全將師傅自身的氣息擦拭得一乾二淨。嘔心瀝血，苦思奮鬥的痕跡一絲一毫也看不出來，彷彿自然而然存在，讓人不禁心生錯覺的靜好。

在城裡晃悠，你也曾遇過如這般的情景。

有次下工早，天色仍亮，你晃到公園內舊神社一帶，抵達時正趕上日落，不是陌生的景象，但不知為什麼，那天傍晚，這一幕在你眼裡彷彿是嶄新的，太陽的滑落宛如鑲了玻璃的紫紅山丘。你聞到泥土，樹木的味道，老建築讓你感覺歲月的冰冷易碎。夜幕低垂，你回程時在路邊發現一顆枝條蔓生的芒果樹，樹上頭那些未成熟的果實，宛如垂釣的石頭。一路竟沒遇到任何人，你自覺潛入這城的心跳更深處。

你在城裡慢慢發展出鬆緊慢行路線若干，或依日照或循晨昏，或者僅

僅因為雲的緣故。

但也就是一個半月的時光。即使尚未完工，你的停留依時結束。

你離開後數月，那房子裝潢竣工，因為房價正好，友人便脫手賣掉，然後至海外工作不再回來。你所有在城裡所經歷過的日與夜彷彿無端消失，唯剩你一人的記憶。

那段無所事事的閒晃，你在城裡日日踩踏，彷彿作了一場毫無破綻，情節具全的夢，並在離城之時，帶回一朵花，帶著神祕的隱喻，那花在往後的記憶裡不時秘密綻放，讓你記起那時城裡的微塵與風色。

那桃是這城美麗的隱喻，你早已確定。